

波兰人名的历史与演变

冯佳琛

华沙大学 波兰语言文学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 610000;

摘要: 几个世纪以来, 波兰的人名命名体系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这些阶段受宗教影响(基督教化、圣徒崇拜、宗教改革)、文学、爱国主义追求、世俗化以及文化潮流的驱动。这一演变不仅影响了名字的类型, 还改变了其象征功能和赐名动机, 最终塑造了当代多样化的波兰人名。本文以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视角切入, 分析了波兰人名的历史与演变。

关键词: 波兰文化; 波兰人名; 斯拉夫人名; 人名

DOI: 10. 64216/3080-1516. 25. 10. 046

1 斯拉夫语来源的人名

波兰人名出现得十分早期——自波兰语形成之初, 便具备一套源自原始斯拉夫时期的本土命名体系。

Maria Malec 将源自斯拉夫文化的人名划分为三类:

- a) 单词根的派生人名;
- b) 双词根人名;
- c) 缩略人名。

在中世纪早期, 直至十五、十六世纪之交, 这些类别的人名在波兰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波兰在公元 966 年受洗, 但基督教文化并未立即取代斯拉夫文化——这一转变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因此, 在波兰国家初期的形成阶段, 本土斯拉夫文化的影响在波兰人名系统 (antroponimia) 中依然强烈地体现出来。

1.1 单词根派生人名

单词根的派生人名构成了数量庞大的人名群体, 其来源直接取自普通词汇。在古代波兰语中, 这类人名常常起到绰号的作用(通常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 且往往为负面), 或充当别称。它们通常与持名者的外貌特征、性格气质、行为方式, 或社会对其的观感相关。这类人名往往通过隐喻或转喻的方式形成, 因此能够获得额外的、甚至象征性的意义。

其中一些最古老的派生人名可能还具有占卜或护佑的功能。在民间传统中, 人们相信来源于鸟类、植物或火焰的人名具有神秘的魔力。例如, 含有“狼”(wilk) 元素的人名(如 Wilczęta、Wilkan、Wilkosz) 构成了特殊的一类, 因为在南斯拉夫民族志中, “狼”具有守护和保护的象征意义。

自十六世纪起, 派生人名已极为罕见, 但在个别情况下仍可见如 Lasota, 被视为与 Sylwester 相对应或 Żegota, 被认作 Ignacy 的对应形式。在当代波兰,

诸如 Szczęśny、Żegota、Gwiazda、Jasna、Jutrzenka、Słoneczko、Szczęśna 等人名依然存在, 但数量已十分稀少。

1.2 双词根人名

第二类人名是所谓的双词根人名, 它们是前基督教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命名形式。根据 Maria Malec 的观点:

“作为双词根人名组成部分的词汇, 其意义反映了斯拉夫人在这一命名阶段丰富的精神与心理生活, 展现了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已然存在的价值体系, 无论处于和平还是战争时期。它们揭示了人类居住空间、家园、财产与家庭的重要性。大量属于战争、战斗、进攻与防御、战士特征等广义范畴的词汇, 与指向和平、家庭化空间与亲情价值的词汇形成了对照与平衡。”

双词根人名由两个独立的词汇构成, 这两个词在语义上形成特定关系, 从而为孩子营造出一种祝愿或预兆。这类人名往往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指向持名者的某些外在特征或内在品质。例如: Bogumił (意为“愿上帝喜爱”) 或 Mściwł (意为“愿其因复仇而闻名”)。

部分双词根人名则承载着负面涵义, 如 Niedan、Nierad。这类人名同样具有魔法色彩, 其功能在于防御邪恶力量或吸引友善的超自然势力。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人名的本义逐渐模糊, 构成要素也开始被机械性地重新组合, 从而使其原始意义变得难以理解。

双词根人名在波兰语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文献记载显示, 从 966 年到十五、十六世纪之交, 约有六百个双词根人名在使用。然而在这一时期, 它们逐步被基督教人名取代(仅少数例外)。在延续使用的人名中, 保留下来的往往是那些由天主教圣徒所使用的, 如 Kazimierz、Stanisław、Wojciech, 这些人名也随之纳

入基督教命名体系之中。

1.3 缩略人名

缩略人名是复合人名的派生形式。为了方便使用,人们常对其进行缩短,并常常借助附加后缀,从而赋予这些人名一种亲昵的色彩。例如 Zbylut 或 Raciborek。

缩略人名的使用并不限于口语层面,它们同样出现在官方文书和法庭档案之中。随着基督教人名的不断涌入,缩略人名逐渐失去了其主导地位,但部分形式仍以第二称呼或别名的方式存续下来。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许多缩略人名最终固定下来,并演变为姓氏。

2 基督教人名

Maria Malec 在其著作《中世纪波兰的基督教人名》中,利用了关于波兰地区使用的基督教人名最为详尽的资料汇编,该研究以《古波兰人名词典》及其档案卡片为基础。作者将动机上具有鲜明宗教特征的人名单独区分出来——主要是与圣徒守护有关的人名,较少情况下也包括与地名或圣经事件相关的人名。她不仅呈现了这些人名在波兰语中被语音同化后的形式,同时也展示了其外来版本(拉丁语、德语、东斯拉夫语)。在研究中,她分析了这些人名的语言与文化来源,以及它们在古波兰人名体系中的运作方式,涵盖了其时间分布、出现频率、地理扩散、社会条件,以及其作为洗礼名与次要复合人名元素的角色。该著作是对这一类人名进行系统性研究的首次尝试,揭示了其作为波兰融入西方普世基督教文化的重要体现。

基督教人名构成了一类特殊的人名体系,它在中世纪因宗教动机而逐渐形成,与圣徒崇拜及基督教象征密切相关。受洗命名的实践始于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最早在地中海国家广泛传播,随后随着基督教的扩展传遍整个欧洲,并在 11 至 13 世纪达到鼎盛,这一时期恰与圣徒崇拜的复兴相契合。在基督教化的欧洲国家,受洗时赋予的圣徒人名逐渐取代了本土命名系统——后者源于早期印欧民族的原始信仰,其人名常具有魔法功能,蕴含祈愿与预兆,并寄托着对超自然力量的庇护期待。

基督教人名的核心由《圣经》人名(希伯来语与阿拉姆语来源)以及早期基督教圣徒人名(希腊语与拉丁语来源)构成。这些人名原本的词汇意义往往晦涩不明,逐渐被与美德、圣洁、奇迹及守护职能相关的联想所取代。随着基督教化的进程,在神职人员的推动下,尤其是在修会在波兰地区的活动中,基督教人名逐渐与本土人名展开竞争。

自 9 世纪起,随着古教会斯拉夫语成为新的礼拜语言,圣徒人名被逐步斯拉夫化,特别是在圣经与礼拜文献的翻译过程中。结果,本土人名虽未完全消亡,部分仍作为父名构词或姓氏雏形存留,但至 15—16 世纪之交,基督教人名最终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中世纪波兰,基督教人名最初主要流行于教士与精英阶层,而在下层社会中使用范围有限——在 12 世纪,斯拉夫人名仍占主导地位[这一点从 1136 年所谓《格涅兹诺敕书》中可见端倪,在其中数百个(约 300 个)人名记录中,仅出现了少量基督教人名,如 Piotr、Szymon、Krzyżan、Krszczon。自 14 至 15 世纪起,借用的基督教人名开始逐步波兰化,逐渐适应波兰语的语音、形态与构词体系。至 16 世纪,特伦托大公会议(1545—1563)在其决议中明确要求为儿童赋予圣徒人名,这一举措直接导致了传统斯拉夫人名的衰退与消亡。

波兰所使用的基督教人名具有多样化的来源,这与不同时期宗教与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从古代直至中世纪均有涉猎。这些人名自中世纪起被逐渐吸收进入波兰语系统,甚至延续至今,仍然广为流行。

3 18 世纪以后波兰的新名字

本节所举例的名字及相关数据来源于 Maria Malec 著作《波兰的名字与姓氏》。

Maria Malec 分析了欧洲社会中一种逐渐发展的趋势,即在传统宗教名字之外,为儿童赐予源自神话、文学、戏剧、电影及其他文化领域的名字。从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到中世纪的凯尔特和日耳曼传说,再到近现代文学中,都可以观察到赐名如阿基琉斯(Achilles)、亚瑟(Artus)、特里斯坦(Tristan)或伊索尔德(Izolda)等名字的倾向。在波兰,这一趋势得到延续,但自 16 世纪起,这类名字逐渐被基督教名字所取代。

18 世纪,随着宗教信仰的衰退,赐名趋势出现了变化,如 J. S. Bystron 所言,18 世纪中叶宗教信仰的衰落在赐名习惯上也产生了影响。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赐予文学作品中的名字,例如卢梭的作品。Maria Malec 指出,爱德华(Edward)、朱莉娅(Julia)和埃米拉(Emila)等名字通过卢梭的《新爱洛依丝》(1759)与《埃米尔》(1762)而流行,19 世纪初,著名的《奥西安之歌》伪作将奥斯卡(Oskar)与马尔维娜(Malwina)引入波兰命名体系,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则使理查德(Ryszard, Ivanhoe 1820)与弗洛拉(Flora, Waverley 1814)获得流行。自 18 世纪中叶起,波兰开始赐予出自欧洲著名文学作品及本土文学的名字。如阿基琉斯(Achilles)、劳拉(Laura)、利吉娅(Ligia)等现

代名字,反映了古典文学与近现代文学对波兰命名体系的持续影响。

19世纪,随着民族文化兴趣的复兴,波兰古名迎来了复兴,这推动了其再次使用。在这一过程中,Tadeusz Wojewódzki发挥了重要作用,Wojewódzki匿名在1827年《华沙导览》中首次发布,1829年再次发表《斯拉夫名字历》,系统整理斯拉夫名字按月份和日期排列。作者虽热爱古代文化,但作为业余爱好者,在从中世纪资料解读名字时出现了大量错误。这些错误随后被其追随者和历书出版者重复使用,从而使许多错误形式固定下来并流传于语言中,例如Zbigniew误作Zbygniew,Godysław误作Godzisław,Ziemowit误作Siemowit,Wieńczysław误作Więcesław等。直至1932年,W. Taszycki发布了基于科学基础、完全正确的《斯拉夫名字字母表》,并在《插图日报历书》中多次刊登。此举无疑促进了这些名字的进一步普及,但无法完全消除历书中及名字所有者意识中已根深蒂固的错误形式。尽管如此,他的出版物在当时仍包含许多错误。直到1932年,Witold Taszycki才编制了基于科学数据的斯拉夫名字表,这有助于这些名字的普及,尽管一些错误形式已经固定下来。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某些古老斯拉夫名字的复兴,也受到感伤主义时期文学的推动,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它充满了源自古波兰的情节,并使用了真实的斯拉夫名字。

进入20世纪和21世纪,新的以及外来名字被纳入波兰历书,这与全球化有关,也受到当代流行文化的影响(如演员、歌手、影视角色)。这一在欧洲文化中已根深蒂固的命名惯例至今仍在延续,并扩展至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体中[例如:达斯汀(Dustin Hoffman)、埃尔维斯(Elvis Presley)等],显示了命名在几个世纪间的文化转化与适应。随着时间推移,命名逐渐世俗化,宗教动机减弱,而审美、时尚、文学及媒体因素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4 波兰人名的象征意义及赐名动机

波兰名字的象征意义及其赐名动机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历史,随着世纪演变而不断发展。在中世纪,最古老的斯拉夫名字逐渐被外来名字取代,主要用于受洗,这与波兰在10世纪接受基督教洗礼密切相关。这些名字多源于圣经中的圣徒及罗曼语和日耳曼语系,常经过波兰化处理,从而削弱了与原名的相似性(如Piotr - Petrus)。研究表明,例如Gerhards的研究指出,宗

教在赐名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天主教环境中,基督教圣徒名字占主导地位,而在新教环境中,其比例较低。同时,名字具有独特的象征性,既包含稳定元素,也包含可变元素——既代表被命名者,也可能对其命运产生影响,尽管关于这一点的观念随时间有所变化。

在前基督教传统中,斯拉夫名字具有占卜和保护性质,传递字面上的祝愿或否定,以期在持名者的生活中显现。而基督教名字则多从外来语言中借用,选自圣徒名字库,其原始的词源意义逐渐让位于对圣徒形象及其象征性标志(例如圣马可的标志——书与狮子)的指涉。然而,随着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世俗化进程导致宗教名字的流行度下降,同时历史事件(如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赐名动机中,越来越重要的是受世俗人物、文学或艺术角色启发的名字选择,以及家族传承的传统——例如,名字的继承在中世纪波兰骑士家族中具有特殊意义。

而在当代,赐名呈现对外来名字的开放性,同时个性化趋势日益明显——父母越来越倾向于为子女选择独特名字,以凸显其与众不同。在波兰,经历社会主义时期后,这一趋势推动名字选择逐渐向更多样化发展。现代名字选择还越来越考虑审美因素,如与人氏的和谐搭配、易于形成昵称、音韵独特等,进一步强调名字持有者的个性特征。

参考文献

- [1]Doroszewicz K., 2013: Z imieniem przez życie. Psychologiczne aspekty imion ludzkich, Wydawnictwo Naukowe Scholar, Warszawa.
- [2]Malec M., 1994: Imiona chrześcijańskie w średniowiecznej Polsce, Instytut Języka Polskiego PAN, Kraków.
- [3]Malec M., 1996: O imionach i nazwiskach w Polsce. Tradycja i współczesność, Towarzystwo Miłośników Języka Polskiego, Kraków.
- [4]Gerhards J. (ed.), 2005: The name gam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first names, Routledge, New York.
- [5]Decyk-Zięba W., Dubisz S. 2003: Teksty staropolskie: analizy i interpretacje,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Warszawskiego, Warszawa.

作者简介:冯佳琛,男(1999.09—),汉族,籍贯四川省成都市,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波兰语言文学,波兰区域国别研究。